

画坛名家挚友

陳少梅 与 彭鈍夫



编著

马晓露

彭成秋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全國優秀出版社)



谨以此书献给陈少梅诞辰一百周年暨彭钝夫诞辰一百零八周年

画坛名家挚友

陳少梅 与 彭钝夫

编著

马晓露

彭成秋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全国优秀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少梅与彭钝夫 / 马晓露, 彭成秋编著. — 天津: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8.8
(画坛名家挚友)
ISBN 978-7-5305-3737-4

I. 陈… II. ①马…②彭… III. ①陈少梅 (1909~1954) — 生平事迹②彭钝夫 (1900~1968) — 生平事迹③中国画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K825.72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26453号

出版人: 刘子瑞

责任编辑: 傅金铃

技术编辑: 李宝生

出版发行: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150号 邮编: 300050

电话: (022) 23283867 网址: <http://www.tjrm.cn>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印刷: 天津九星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开本: 889mm × 1194mm 1/16

印张: 11

印数: 0001—1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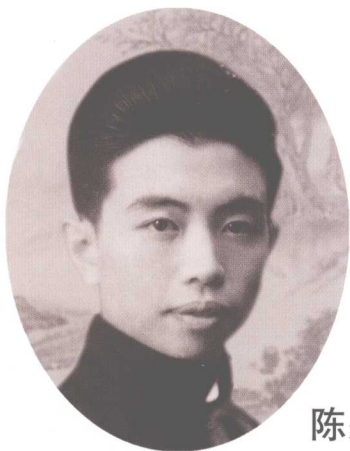
版次: 2008年8月第1版

印次: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 110.00元(全套两册)

陈少梅、彭钝夫

艺术经历简介



陈少梅 (1909—1954)

陈少梅，名云彰，字少梅，号升湖，湖南衡山人。15岁为金城最后一位入室弟子，17岁入“湖社画会”。1930年作品获比利时国际博览会美术银牌奖。1931年赴天津主持“湖社画会”天津分会工作，从此在津课徒授画，以卖画为生。陈少梅的绘画功力深厚，山水画继承南宋马、夏的北派技法，用笔劲拔，能工能放，并融合各家之长，使画面呈现多种表现风貌，自成风格，为近代北派山水的代表画家。书法学米、倪，成就不在绘画之下。曾任天津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彭钝夫 (1900—1968)

彭钝夫，名昭义，字钝夫（书画以字行）号梨园居士，又号果庵。河南淮阳人，上世纪20年代初曾受业于金城，山水学“石谷”，花卉师“南田”。1922年南下赴沪，师从冯超然研习山水人物，结识任董叔、郑慕康诸名士。经多年磨砺，切磋画艺，其画作得到上海书画界人士赞誉。1932年返回天津，卖画谋生。初回故里，媒体视为“海上名家”予以报道。后结识陈少梅，书画往来，情谊甚深。晚年功力愈臻深厚，泼墨走笔挥洒自由，线条老辣，有大家之风范，《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称：“彭钝夫工山水、人物、仕女。”

文章目录

陈少梅、彭钝夫艺术经历简介

序 天津走出的海上名画家彭钝夫	姜维群	1~3
钝夫·少梅·艺兰阁	彭成秋	4
少梅细览《渊明逸趣图》	彭成秋	5
从一帧请柬追忆陈少梅画展	彭成秋	6
困境中陈少梅赠印彭钝夫	彭成秋	7
《九一八题扇》与《卖饼儿》	彭成秋	8
画坛伯仲 艺显千秋	马晓露	9~10
后记	彭成秋	92

书画目录

切磋成大雅 笔墨传千秋	11	山居图	34	钝夫书法墨迹	67
携童探幽图	12	华岳松云图	35	山居图	68
松下高士	13	师石田翁本	36~37	踏雪寻梅	69
层峦叠嶂	14	设色山水长卷(局部)	36~37	五月江深草阁寒	70
水墨仕女	15	阅罢茶经坐石苔	38	拍板唱和	71
携琴观瀑图	16	山中对话图	39	抚琴品茗	71
望梅图	17	钝夫绝诣册	40~51	柳岸垂钓	72
红楼人物	18	渊明逸趣图	52~56	庭园蹴鞠	72
戏斗图	19	“摩登时代”结扇缘		瓜藕熟时	73
山中高士	20	至今沪上留画踪	57	蕉叶题字	73
执扇老人(一)	21	落花游鱼	58	观音菩萨	74
执扇老人(二)	21	苍松	58	珍惜夕阳时光短	
轻舟抚琴	22	问道图	59	留取余晖照丹青	75
“嵩山草堂”承画艺		草堂读书	59	钝夫临金北楼册页	76~80
南北兼容遗墨香	23	松下高士	60	拟宋人笔意山水之一	81
宫桑图	24	庭园窥简	61	拟宋人笔意山水之二	82
寻师图	25	玉堂富贵	62	萱草灵石	83
凭窗望梅图	26~27	梨花满地不开门	62	花丛墨竹	83
水墨山居图	28	楼阁云天	63	高士秋游图	84
临钟繇 戎路表	29	溪山隐居图	63	苏小妹观书图	85
花枝禽鸣	29	庭园高士	64	梳妆图	86
松竹图	30	策杖老人	64	深深的怀念	87
寒竹烟泉卷(长卷局部)	30	“淞沪战争”遭乱离		岁月沧桑话“扇撑”	88
送归燕	31	鬻画谋生回故里	65	嗜笔如命彭钝夫	89
惜花图	32~33	岳武穆公白描画像	66	钝夫与首饰盒	90
草堂论道	34	醒狮	67	彭钝夫印章选	91



序

天津走出的 海上名画家彭钝夫

——写在《陈少梅与彭钝夫》画集前

姜维群

在天津，蛰居着一位海上名画家，几十年来被淹没了，只是在权威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中记下寥寥两行半字：“彭钝夫[现代]淮扬（今江苏淮阴）人。工山水、人物、仕女。”这些根据《墨林挹秀录》载下的材料竟然出现错误，彭钝夫生前用过的“家在柳湖之阳”印章，分明在说，他的祖籍是河南淮阳，而非江苏淮扬。

然而，当2006年在天津举办的“民国画家彭钝夫画展”让天津画界眼前一亮，不仅仅是他精湛的画作，还有他在京、津、沪三地与画家的交游。

▲民国初期，国画界最有影响的金城在北京出面组织“中国画学研究会”，当时在北京中法储蓄会工作的彭钝夫受业其门下，奠定了王石谷山水，恽南田花卉的传统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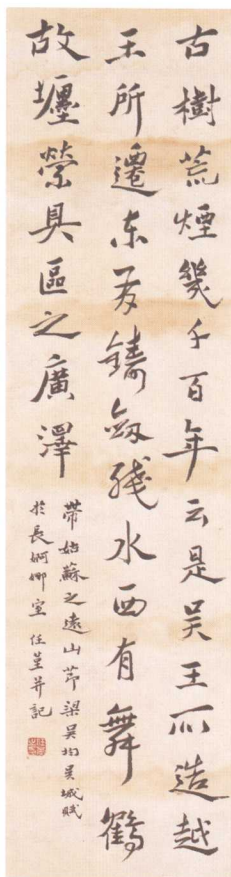
▲1922年彭钝夫被调到上海任职，经“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会长任董叔（任伯年之子）引荐，拜海派名家冯超然为师。

▲1932年，因“淞沪战争”，彭钝夫回到天津，与在津主持湖社分会的陈少梅一见如故，从此成为画坛挚友。

以画缘游走京、沪、津三个当年最具特色的城市，结交了金城、冯超然、任董叔、陈少梅等，一批当时的顶级画家，并在上海和津门画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在书法和山水、人物及花鸟等领域显露了不凡的技能和过人的才华。就是这位被陈少梅推崇的画家，沉寂了近60年。这样的画家不应沉寂。

彭昭义，字钝夫（书画以字行），号梨园居士，又号果庵，1900年生于河南淮阳，出身中医世家，10岁随父母定居天津，毕业于天津新学书院，因英语口语出众，甫出校门即被荐于北京中法储蓄会工作。

初到京城彭痴迷京剧和国画，京剧工文武老生，并与多位京剧名伶同台献艺，虽未“下海”但留下“梨园居士”的书画号伴他一生。在国画艺术上，正值金城出面在北京



《吴城赋》任董叔作并赠钝夫珍藏

组织中国画学研究会，倡导传统的中国书画，并亲自课徒教画。彭钝夫从清代四王山水入手，尤以学王石谷用力最勤，花卉学恽南田。在京城三年，彭钝夫奠定了坚实的绘画基础，以天资的颖悟和苦学的精勤，得到金城等人的称赞。

1922年，彭钝夫因工作需要调到上海。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领全国时尚，正处在高度的经济繁荣期，此时“海上画派”如日中天，阵容强大的上海画家群，已形成全国的影响力，上世纪初的绘画中心南移至上海，并形成绘画创新的梯次队伍，使海上画派代有名人，清末像“四任”[任熊、任薰、任颐（伯年）、任预]奠成海上一派根基，还有后来的吴昌硕，在世纪之交倡导成立了上海第一个民间画会“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并任会长，使之得以长足发展。当彭钝夫到上海来到这个画会时，时任会长的是任伯年之子任董叔，看到他画的四王笔意的水墨山水《五月江深草寒阁》后，赏赞有加，并将自己的书作相赠，（见图）后任董叔将彭钝夫引荐给名噪海上画坛的冯超然。

海上名家素有“三吴一冯”之说，即吴湖帆、吴待秋、吴子深、冯超然。冯号称“嵩隐居士”，不轻易收弟子学生，但见彭钝夫画作后颌首默许，并说道：“学画就是做学问，要耐得住寂寞，要离名利远一点，更要有殉道精神啊！”



数周后，冯先生在习作上写了一段批语：“老莲用笔迁拙而生动，汝线条虽流畅但乏金石味，欲得此法，非钝居士不能为。”根据此言，他悟出书画之路无捷径，吾应做钝夫的道理，从此便以“钝夫”为字直到生命终结。

“海派”的兴起与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的碰撞有关，他们一改前清花鸟画的清淡、柔媚，疏狂及“四王”山水的陈陈相因，海上画坛，可谓风貌纷华，流派繁多，正像当时权威绘画史说的：“同治光绪年间，时局益坏，画风日漓，画家多蛰居上海，卖画自给，以生计所迫，不得不稍投时好，以博润资。画品遂不免日流于俗浊，或柔媚华丽，或剑拔弩张，渐有海派之目。”在这样群雄并起，上海画坛的“战国”时代，此时的彭钝夫有自己的艺术观，立定脚跟不盲目追风赶潮，在对书画艺术的探索中，彭钝夫于古人中汲取意蕴再觅求新意，然而任何事物皆有它的双重性，上海画坛的“风貌纷华”使之眼界大开，彭画原以南田“四王”为筑基，继而转攻“明四家”并上溯宋元诸家，从明代的周臣、唐寅那里学到北宗的画法并运用到画作中。学“四王”他钟情王鉴山水的明秀朗丽；攻文、沈，他赞赏陆治山水有变法，对“扬州八怪”他有取有舍，从华岳、金农和罗聘的画作中提取营养。

彭钝夫从1922年到上海，至1932年离开，整整十年，在这“十里洋场”奔走，逐步被人接受而崭露头角。尤其是冯超然对他厚爱有加，另眼相看，并破例让彭钝夫在他夜间作画时来家做客，观摩，指点，使之深得冯超然用笔设色之法。钝夫与超然先生相交益深，时亲时近，成半师半友的关系，冯超然为钝夫画扇写道：“九秋气候较寒食为佳，晓窗偶仿南田，觉胸次清旷别饶逸趣。质诸钝夫道兄以为何如？”吴湖帆见此扇亦大加赞赏，欣然在画扇的背面用他那秀劲的楷书录诗一首。（见图）

在上海的十年，彭钝夫不仅结交了冯超然、任薰叔、郑慕康、程柳棠等名家，（见图）海上画坛也接纳了来自北方的这位画家，当年上海书画界名士李大翊（字石孙）这样评价：“彭君钝夫专精绘事，无所不工，设色山水立幅，神韵逼似云林衡山，写生没骨折枝娟楚有致，气味在草衣南沙之间，白描应真像卷画长几及尺佛相数十，神态各殊，栩栩欲活，其笔墨之妙类李龙眠，不禁拍案叫绝。”从这里可以看到两个关键的信息，一是彭钝夫绘画题材广；二是韵味直逼古人。在短短十年中不仅立足海上画坛，且得如此高誉，可见彭画的不同凡响。



1931年冯超然先生为钝夫道兄画扇题识：闲轩吟松风，把卷读竹雨。九秋气候较寒食为佳。晓窗偶仿南田，觉胸次清旷别饶逸趣。质诸钝夫道兄以为何如，辛未晋陵超然并识于嵩山草堂。铃印：超然



1931年吴湖帆先生为彭钝夫书扇题识：辛未秋书为钝夫先生正吴湖帆。铃印：吴迈



1930年郑慕康先生为彭钝夫画扇《十八罗汉渡海图》题识：庚午闰六月上浣仿圣华居士本，以奉钝夫道兄教正，郑慕康师玄写于海上愿黛楼灯下。铃印：慕康

1932年的淞沪战争改变了彭钝夫的人生轨迹，他的妻子死于日军的轰炸，使他蒙受精神和生活的巨大打击，于是彭钝夫决定回天津看望姐姐，从此再没回上海。

挟海上画坛之名，彭钝夫回津即在各南纸局“挂笔单”，当时《北洋画报》以“海上名家彭昭义”为题刊登画作予以报道，同时《文华画报》也刊载彭钝夫画作。（见图）津门名士金钺、巢章甫、顾祖彭等纷纷走访，甚至津门刻书大家金钺先生登门求教画竹石。此时在天津主持湖社分会的名画家陈少梅与彭钝夫见面，二人相近的画风，相同的艺术见解，同时高水准的画作，使之一见如故。从上世



纪30年代直至50年代初,彭钝夫与陈少梅交往日密,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据彭钝夫的哲嗣彭成秋回忆,童年时的他曾随父亲到陈少梅家,陈先生赠笔,赠《芥子园画传》与他。彭钝夫的遗物中,有两方陈少梅的书画名章,为于非闇刊刻。这是在天津沦陷,书画萧条时期,时局动荡,画家生活艰难,陈少梅把自己的名章送给彭钝夫,让他以自己陈少梅的名义卖画,因为那时陈在京、津地区已颇有画名。陈心目中,二人画风接近,画艺难见伯仲,以此来解画家生计艰涩。彭钝夫十分感动,一直珍藏此印,说自己虽未用过此章,但这份信任,这份情谊,让人终生铭感五内。

彭钝夫在扇面创作上尤见功力,至今在上海,在网上,在民间收藏中,还能寻到他的踪迹,见到他的画作。扇面构图新颖,笔墨老到,特别是他的书法在画家中堪称功力尤深,他经常在画上,扇面上作长跋,其楷书法钟繇,尤精小楷书,醇古间静,不媚不俗,刚柔兼备,自然质朴,与他那工稳娟丽厚重典雅的画作相得益彰。

在作画上彭钝夫严谨,在做人上热情且富于正义感,在日本侵华时期他将国恨家仇反映在他的诗画之中。让人看到画家的正直和骨气。

解放以后,众多的以卖画为生的画家没有了市场,但彭钝夫一直未扔下画笔,即使在风雨如晦的“文革”时期,仍笔耕不辍。不幸于1968年憾然辞世。

彭钝夫,一位从海上而来,回到天津的画家,也是被历史淹没了六十年的画家。由此想到黄宾虹这位海派画家的遭遇。大师于1955年逝世,临终大师遗愿,将毕生所积的画稿、手稿、画作全部捐给国家。当时某美术学院表示,我们这地方小,放不下。最后,浙江省博物馆勉强收下。黄宾虹曾说:“画这东西,要等五十年才看得出价值。上佳的艺术总有被认可的那一天。”诚哉斯言。

吾生也晚,无缘与彭钝夫先生相识,曾在其子彭成秋家中浏览先生遗作,不禁眼前一亮,心里一动。眼前一亮因之精到的画作,心里一动,源于感动。彭成秋将父亲画作视若拱璧,没有像许多画家后人那样,或毁于运动,或任瓜俩枣卖掉。而是经年研究整理,凡父亲的画作哪怕是寸纸只字亦宝而藏之,其遗物亦一件不忍弃之。在国人弃旧毁旧的汹汹潮头面前,尚有彭成秋这样的人,能不被感动么?

对父母,生前奉汤饭,逝时守床箒为孝,逢清明遇忌日祭奠为孝,为父祖名彰艺显而奔走,实乃一种至孝,这

是书香艺术的赓续,也是家风家学的弘扬,更是华夏美德于新世纪的再现。

于是与之策划了两个展览:一为2006年举办的“民国画家彭钝夫画展”;二为2007年举办的“陈少梅与彭钝夫画展”;2008年彭成秋又决定请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陈少梅与彭钝夫》画集,把父亲与陈少梅交往的史料和盘托出,并将陈少梅送赠彭钝夫的画作画稿等一并付梓,以彰表二人情谊,让后人一观二人的画艺。

《陈少梅与彭钝夫》画集回顾了彭钝夫一生所走过的艺术道路:从北京的“中国画学研究会”,到上海的“题襟馆金石书画会”和“嵩山草堂”。师承和结识金北楼、任薰叔、冯超然、郑慕康、陈少梅等名家。他的遗作反映了他在书法、山水、人物、仕女、花卉、翎毛等方面的技能与才华,及上世纪20到30年代,京、津、沪三地在中国传统书画方面的水平和风貌,我们应该记住这位从天津走出的海上名家。



《文华画报》曾刊载青年画家彭钝夫之画作



钝夫·少梅·艺兰阁

彭成秋

上世纪30年代,有两位志向高远的画家相会于京畿门户,文人荟萃的天津,留下了一段鲜为人知的书画情缘,这两位青年画家一位是彭钝夫,一位就是陈少梅。

彭钝夫这位天津走出的海上画家,1932年离开上海回到故地天津,为了生存,在各南纸局“挂笔单”卖画谋生。当时《北洋画报》以《海上名画家彭昭义作品》为题,刊登作品予以报道,(见图)津门书画界人士金钺、巢章甫、顾祖彭等名士争相走访,求画者众多,于是又结书画情缘,而彭钝夫与陈少梅的相会和结识更有一段佳话。

当年装裱名家范殿元从北京琉璃厂来天津,在现在河南路与滨江道交口处开了一家裱画店,国画大师张大千为范师傅题写匾额“艺兰阁”。他以精湛的技艺和忠厚的为人享誉津门,此时陈少梅来津主持湖社会务已有两年,因装裱事宜常与范师傅打交道,是“艺兰阁”的常客。而钝夫与范师傅结识,脾气相投,情谊颇深,虽然那时钝夫与少梅还不相识,但都是范师傅的挚友。

一天,少梅在范师傅托画的撑子上,看到钝夫画的一幅仕女图,一种无声的艺术语言吸引了他,那画中仕女的开脸、丝发、敷粉、设色、衣纹线条非一般画者所能为。少梅观赏良久最后把目光定格在“钝夫彭昭义”的名款上,这时范师傅开玩笑似的说了一句话:“彭先生的仕女,不看款,就是少梅。”他那么一说,少梅动情了,他说:“有机会见一见。”也是有缘,一天钝夫与少梅前后脚到“艺兰阁”。范师傅一见,当即热情地给他们介绍。后来钝夫回忆道:“初识少梅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身着长衫,举止稳重,虽年少颇有长者风范。我们一见如故,都有许多话要说,于是互留地址相约互访,到家中细谈,少梅说:‘您年长,我当先到。’我那时在教堂后租住一间房子,条件很简陋,床板就是画案。两三天后,少梅果然来访,那天谈话从北京到上海,从上海到天津,似有一言难尽的感觉。谈到当年也曾受业金城师门下,他惊喜地说:‘您是师兄!’谈到‘淞沪战争’日军轰炸,少梅对我的遭遇和处境十分同情,他沉默了好一会儿。为了把话题岔开,我忙把在上海画的手卷、册页等画作拿出来请他过目,他看得很从容,

每遇佳处即轻轻地拊掌称好,并谦虚地说:‘我当学。’观画后,少梅请我谈一谈上海画坛的情况,于是,我从‘题襟馆’谈到‘嵩山草堂’;从‘三吴一冯’谈到‘南北融合’。少梅说:‘南北融合提法好,我虽宗北,但也避其霸露,力求在皴染上注入秀逸之气。我同意您说的要脱去烟火气,既要提高笔墨功力,又要读书行路,培育内在之气韵’。他又说:‘我喜倪字,更喜云林子绘画,寥寥数笔即成佳作,意境深远,有书卷气。’”

数日后,钝夫回访陈少梅,此后二人书画往来情谊日深。钝夫喜少梅《狮子岩图》,他按原作即兴画一水墨图相赠,虽未设色,然笔墨净简,神韵超迈,令人折服。



初回故地,天津《北洋画报》以《海上名画家彭昭义作品》为题,予以报道。



少梅细览 《渊明逸趣图》

彭 成 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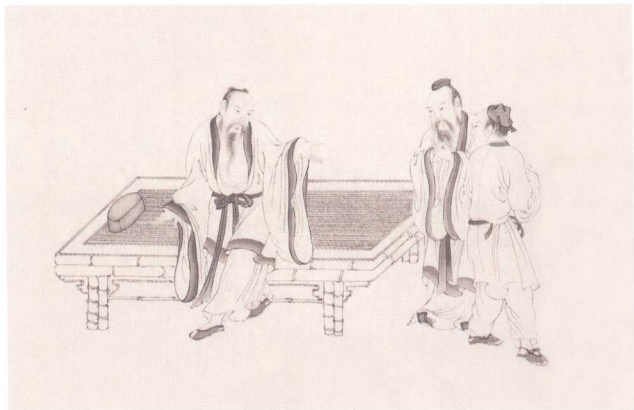
白描是中国画中单纯用线描来表现的独立画体。北宋李公麟以白描画人物，扫却粉黛，超然绝俗，被誉为高手。

彭钝夫师从冯超然，山水法文、沈，人物师唐、仇，并上溯宋元广收博取，在人物和仕女画方面用功最深，尤善白描。

白描人物长卷《渊明逸趣图》是上世纪30年代末，钝夫先生最为倾心的代表作。

《渊明逸趣图》是根据《南史·陶渊明传》绘成，内容包括：却馈、扶醉、无酒、漉酒、贯酒、抚琴、著文、嗅菊、寄力、解印、归去等故事情节，采用表现连续故事的传统手法，中心人物陶渊明在每个故事情节中都出现，人物刻画生动传神，精细入微，或沉思，或肃穆，或微笑，在须发和眉睫之间表现得意态毕具，那流畅洗练的衣纹线条和身姿神态足具潇洒澹逸的韵味。

钝夫与少梅结识后，书画往来，关系十分密切，少梅非常关注上海画坛的情况，喜欢听钝夫讲一些海上画家的逸闻趣事，目光中充满了向往。他几乎把钝夫从上海带回的精品画作看了一遍，以感受画中带来的信息和优长。这其中白描人物长卷《渊明逸趣图》最为所动，他展卷细览，每有会意即默默点头，观罢合卷，惊羡不已，说道：“扶醉，归去，人物刻画尤为生动。”少梅出身世家，名门望族，历经家境的兴衰，对陶渊明性格的理解是深刻的，他视陶渊明为知音，喜其性格率真，他说：“陶渊明写《五柳先生传》就是写自己，他不炫耀先祖官居几品，为我所敬。”



扶醉图

少梅赞赏的《扶醉图》情节是这样的，画中陶渊明醉眼朦胧，倚坐竹榻，挥手向宾客告别，说道：“我醉欲眠，卿可去。”仆人转身欲收拾酒具，客人貌甚恭谨，双手作揖示以会意。《南史》陶渊明写传，颂赞他：“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这种真情真性的表露使人感到可亲可贵，看似不难，却不易得！（见图）

世相真伪相乱，真字尤为可贵，书画作品更是如此。现在少梅的画值钱了，人们争相收藏，真迹难觅，赝品渐多。联想钝夫先生当年寓居海上，不追逐市井媚俗，尊重传统，潜心作画，鄙视伪作，在钝夫先生的遗作中我们发现凡师法某名家之画作，必题写出处，并在款首钤一方“实事求是”的篆书朱文小印，思维敏捷的钝夫先生，这种率真的性格，不是同样“钝”得可亲，“钝”得可贵吗？



从一帧请柬追忆 陈少梅画展

彭成秋

1931年，23岁的陈少梅来津主持湖社画会天津分会并开课授徒主授山水人物，1932年曾举办过一次画展，引起轰动，天津书画界及各界名流都将目光投向这位从北京来的青年画家。在画友和社会知名人士的支持帮助之下，经过认真的筹备，于1935年7月再次举办画展，会址在法租界永安饭店二楼，名曰：“陈少梅君国画展览”，会期为“国历七月六、七、八三日”。钝夫先生回忆：“少梅办展，帮忙的朋友很多，我也曾参与布展。”少梅说：“您商界朋友多，也请请。”所以至今还珍藏着一帧请柬。（见图）请柬为对折式，格调高雅，印刷精良，三面选印少梅所绘山水、人物、仕女，正面印有12位发起人姓名，敬请各界惠临参观。

当时《北洋画报》曾刊载津门名士巢章甫先生写的一篇短文《陈少梅画展小言》云：“画家陈少梅先生，英年力学，名振平津，主津上湖社分会者四年于兹，门弟子极众，作品多为鉴藏家所推许。顾先生不好名利，每淡然不矜夸。兹循友好之请定于本月六、七、八三日在本市法租界永安饭店二楼展览，出品多为先生多年来精心之作，人物，仕女，并皆佳绝，山水更兼擅南北二家。并世作者，殊不多睹也。值此艺术消沉之际，正复异彩当空，光芒万丈，盛可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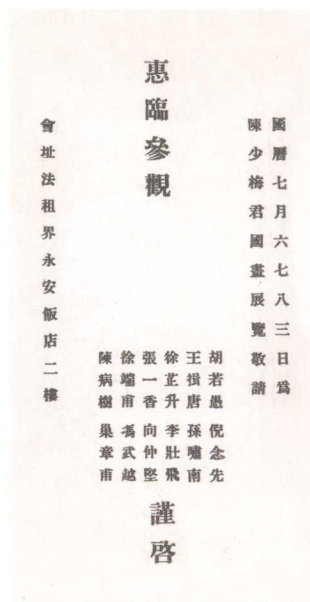
那此次画展展出了哪些“精心之作”呢？限于当时社会条件，未能留下系统的影像资料，所幸的是，钝夫先生对这次画展的代表作《松下高士》、《戏斗图》等进行过拍照，并存有画稿，为我们传递了当年画展的一些信息。70余年后，照片已经变黄，但少梅先生当年的艺术风采依然熠熠生辉。

《松下高士》横2尺纵4尺，在展会中最为抢眼，吸引观者驻足，啧啧称赞。此图画一采药老人，憩于岸边苍松

之下，吹奏洞箫，神态安详，气韵高雅，人物刻画精细传神，丝发眉睫意态毕具，衣纹线条，流畅洗练。背景云水波涛松干曲伏似龙腾其间。动静结合给人以美的享受。

《戏斗图》画两童子拳脚相向厮打一团，其表情动作，衣纹，发型的线条，使人联想起宋人梁楷画的《六祖像》中的《截竹图》，简约，瘦硬而精准。这幅画虽曰：“戏斗”但是，给人以手足兄弟相煎何太急的隐喻和讽喻，观后发人深思。（见图）

由于陈少梅先生的早故，所以这次画展应该说是他一生中最为成功的一次，也是他画艺趋于成熟的标志。他的北宗山水使观者耳目一新，他以精湛的技艺，独特的风格征服了广大观众和评论界，从而誉满津门，蜚声画坛，被誉为国手是当之无愧的。



“少梅画展”请柬



戏斗图 陈少梅



困境中陈少梅赠印 彭钝夫

彭成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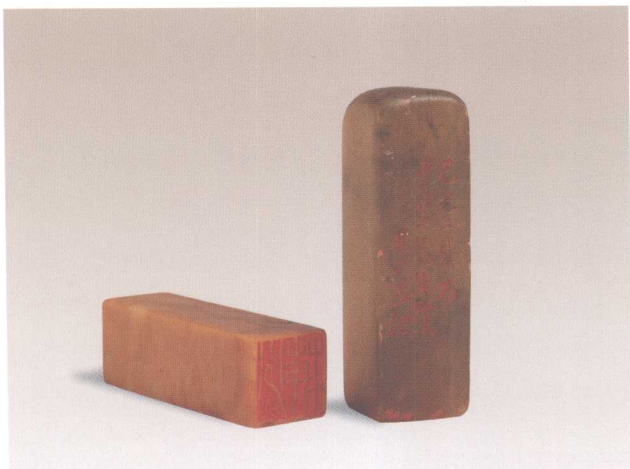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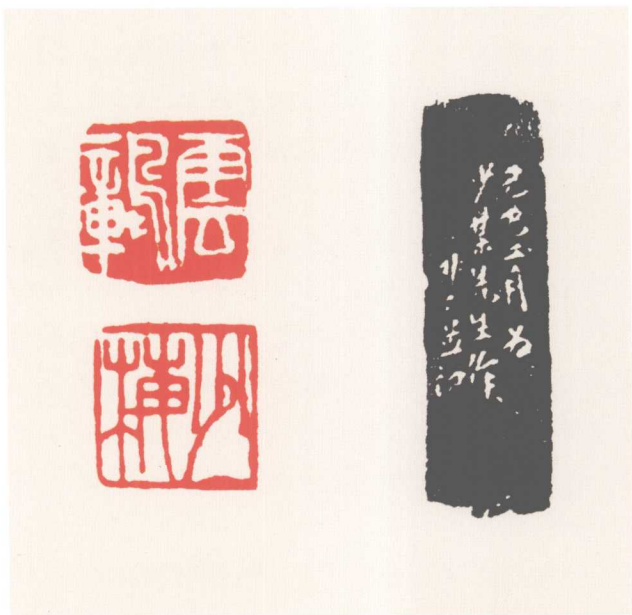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天津沦陷。湖社画会天津分会难以维系，被迫中止，此时陈少梅避居天津英租界，卖画为生，粗茶淡饭，不求闻达。钝夫去看望他，谈话中不禁流露出“现今靠卖画为生也非易事”的感慨，少梅亦有同感。钝夫先生回忆：“那天少梅送我出门，分手时放在我手中一个纸包，嘱道：‘回家再看’，我当时也不知何物？用宣纸包了好几层，到家打开一看，原来是两方印。朱文是‘少梅’，白文是‘云鹤’，边款刻有‘己巳二月为少某（梅）先生作，非厂并记’。（见图）当时我的心情又是激动，又是不安，在日伪统治下的年月里，人们每天都为吃饭发愁，少梅此举必有难言之情，所以我更加感到这两方印情深义重，一直珍藏着。在后来的岁月里，在生活艰难的时候，如果用这两方印盖在我画的仕女图上，拿到南纸局当然能多换点钱，但我不愿那么做，我一直把它当作一种情分收藏着，从不示人。”

钝夫先生晚年遭遇文革，在病中他取出这两方印，对其子说：“家有印章上百万，唯这两方最珍贵，是当年陈少梅所赠，要倍加珍惜。”

时光流逝，陈少梅和彭钝夫两位先生已经作古多年，而这两方印依然完好地保存着，让我们通过这两方印，求索着老一辈那鲜为人知的书画情缘。若问：“为什么‘云鹤’一印为‘鸟’字旁？”答曰：“陈少梅生于1909年4月9日，是福建漳州知府陈嘉言的第五子，陈公为其子取名为‘云鹤’，少梅在京时作画曾钐此印，成名后改名为‘云彰’。”又问：“边款镌文‘己巳二月为少某（梅）先生作非厂并记’，‘非厂’何许人也？”答曰：“非厂”即于非闇（1888—1959）北京市人，满族，幼年从父辈学习书画，篆刻。人皆知于非闇善画牡丹，殊不知篆刻也是一把好手，有大家风范。老舍的夫人胡絮青说：“于非厂大师是我崇拜的大画家之一，依我看，他是近代中国工笔花鸟画的第一大画家，没有人能超过他。”

“己巳”即1929年，于非闇时年40岁，陈少梅20岁。于非闇“为少某（梅）先生作”这中了启功先生说过的话：“我比少梅先生虽仅小两岁，但学画时望先生的作品，已如前辈名家，可见他成就之早。”从印章边款上可以感悟到于非闇的谦恭和对陈少梅这位小老弟的钦佩和关爱。

古今书画家，将自己的印信赠与他人极为少见，陈少梅在困境中赠印彭钝夫，足见少梅性格的率真和与钝夫情谊之深厚。



彭钝夫收藏陈少梅的两方印



《九一八题扇》 与《卖饼儿》

彭 成 秋



彭钝夫《九一八题扇》



卖饼儿 陈少梅 (1948年)

彭钝夫1932年离开上海，回到故地天津，为了生存便在各南纸局“挂笔单”卖画谋生。

钝夫擅画扇，山水、人物、仕女、花卉皆能。他一生画扇居多，题扇较少，但有一幅《九一八题扇》是有感而发，殊为珍贵。

“九一八”日寇侵华，国家蒙难。这以后钝夫亲历了1932年的“淞沪战争”。1937年的“七七芦沟桥事变”，不久天津又遭沦陷。他经历和目睹了天津人民在日伪统治下的苦难生活，尤其是1939年天津发大水，物价飞涨，市面萧条，谋生维艰。在清贫和苦闷之中，他展开素扇，题写道：“黄菜叶用盐炒，只要撑得肚皮饱，若回滋味妄贪求，俯仰增烦恼。”在诗句的后面，他写上令中国人刻骨铭心的三个数字：“九一八”，最后署名钝夫，钤印彭昭义（见图），他把长期以来压抑在内心的痛苦和愤懑寄于寸纸之上。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阅读这段文字，赏析这幅书法真是感慨万千，在那看似无奈的诗句后面，有不愿做亡国奴的吼声！有中华民族精神不可辱的骨气。

他拒为日伪做事，并绘《岳武穆公》白描画像，悬挂居室，以示心迹。

少梅与钝夫的心是相通的，这在少梅的画作《卖饼儿》中能够看到心灵的共同点。

194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北京一片凄凉景色，古老的城墙上竟然挖了很多洞，里面住着衣不遮体的穷苦人。此时陈少梅暂回北京，一天他送孩子上学，途中看到一个小孩儿一丝不挂，冻得发抖，他问明情况，马上回家取了件衣服送给小孩。

1948年他创作了《卖饼儿》一画（见图）并题诗道：“北风吹衣射我饼，不忧衣单忧饼冷”，显示出他对劳苦群众的深厚感情。画中衣衫褴褛的卖饼儿，是当时街头上众多穷苦孩子的形象代表。此图从简约、瘦硬、精准的衣纹和发型线条来读，与他在1934年画的一幅《戏斗图》风格相同，这是他在40年代末用传统笔墨表现现实人物的一次探索。

在少梅和钝夫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那种民族气节，宁肯卖画为生，也决不为日伪干事。抗战胜利后，他们都曾目睹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因此对新中国的诞生发之内心的热爱，并紧跟时代步伐，以革命的人生观，满腔热情地投身建设工作，利用传统笔墨描绘新生活。他们热爱祖国，一生为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发展而献身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怀念的。



画坛伯仲 艺显千秋

——评陈少梅、彭钝夫的书画艺术

马晓露

陈少梅与彭钝夫在上世纪20年代都曾受业于金城先生门下，只是因为彭钝夫1922年赴沪任职，无缘于湖社，十年过后各有所成，他们相会于天津，畅谈书画之道，纵论“南北宗”，于是书画往来情谊日深。几十年过去了，当我们追忆这段历史，品味他们的画作，竟然发现这一南一北两位画家在风格上有许多相近之处，于是我们有兴趣对他们各自走过的艺术道路进行探讨。

陈少梅名云彰（以字行）湖南衡山人，生于1909年。云彰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弱岁英奇，有“神童”之誉。人皆惊叹他对中国传统文化超人的领悟能力，这首先应归功于其父陈嘉言先生对他的国学熏陶和诗文指导。

陈嘉言为官一生，除两袖清风，半船旧书之外，别无长物。陈嘉言的清廉，使陈少梅最早懂得什么叫生活，“年仅14岁的陈少梅已经可以靠出售自己的画作来补贴家用了”。这不仅说明他在艺术上的早熟，而且在心里已早熟，他懂得了“自强不息”。在湘乡会馆居住的日子里，他借私人藏画终日临摹，打下坚实的笔墨功底。

1923年，15岁的陈少梅加入金城主持的中国画学会，成为他的关门弟子，也是此会年龄最小的画家。这位曾任国务院秘书长的金城先生，可是一位独具慧眼的人，不但识画更识英才，是对陈少梅一生有重大影响的人物。

陈少梅随金城在武英殿习画，见到许多宋元名迹，加深了对金城画学思想和理想的理解，他是跨越“四王”，追踪“两宋”最成功的实践者。被誉为“唐寅以后第一人”、“马夏再世”。他的成就已经达到了金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理想境界。正如金城断言：“少梅超诣绝群，必以过我。”

陈少梅对中国山水画的贡献，是他勇于突破几百年来认为“北宗不当学”的陈腐观念，重新发现马夏及浙派的艺术价值，毅然打起水墨苍劲一派的旗帜，由于他在探索的道路中广收博取，转益多师，所以他笔下的北宗山水得

明人唐寅、仇英的秀逸之气，能避其霸悍，不让猛气外溢。在劲健的笔调中有倪瓒的静逸，沉着；在树石的刻画上有郭熙式的精致；在丘壑布置方面有刘松年的整饬；在整个画面的意境上有北宋式的开阔、雄壮。其艺术面貌，南风北骨，交融表里，风格之独特开一代之新风。

彭钝夫，名昭义（以字行），祖籍河南淮阳，生于1900年，其父为世传中医，幼时随父母定居天津，毕业于天津新学学院，通英语，喜丹青，曾受业于金城门下，山水学“四王”，花卉师“南田”，为步入中国传统书画殿堂打下坚实基础。

1922年南下赴沪，师从冯超然研习山水、人物、仕女，

又结识任薰叔（伯年子）、郑慕康、程柳葵等诸多名士。他们经常聚在一起切磋绘事，或观赏名作真迹，或参加题襟馆活动，眼光日趋宽阔犀利。于是走出“四王”从“明人文、沈、唐、仇”，“扬州画派”乃至宋元诸家汲取营养。他虽然没有像陈少梅那样，在北京能见到诸多宋元真迹，但是他在周臣、唐寅画作中，学到了北宗的画法并运用到自己的画作中。历经数年精研勤习，他的画作已生成一己之貌。他绘制的绢本立幅《惜花图》笔墨精到生妙，设色明快艳丽，秀女神态栩栩如生，不但笔、墨、色



山中高士 陈少梅



惜花图 彭钝夫

夫这时在上海画坛崭露头角，他那清新秀雅的画风，受到人们的喜爱，他的山水画表现手法多样，仕女图婀娜古美，高士图潇洒澹逸；花卉图艳而不俗，尤其是他的扇面画件如流光溢彩。在各笈扇庄备受青睐。（见上图）“笔墨当随时代”，彭钝夫以自己在书画上的悟性和功力，为“摩登”时代的群体所接受，为中国传统书画如何与民众的审美情趣相结合，进行了一次可喜的尝试。

在书法方面，少梅和钝夫的成就不逊色于绘画。少梅楷法倪瓒，笔墨瘦劲清古，笔力强劲，富有弹性，他的倪字含有自己的纯雅风貌，独具特色。钝夫楷法钟繇，尤精小楷，笔墨醇古简静，刚柔兼备，自然质朴，点划之间包含异趣。倘若把少梅和钝夫的书法放到一起欣赏，我们会发现他们在间架结构上的“不谋而合”，虽然风格略有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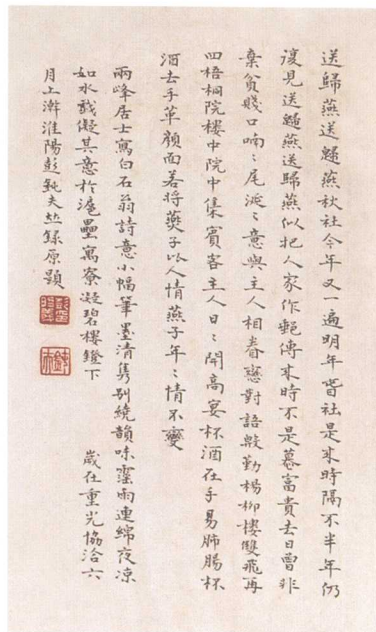
但他们的书法脉络和画作的意境是一致的。（见图）

同，但他们的书法脉络和画作的意境是一致的。（见图）少梅和钝夫所走过的艺术道路和所取得的成功，都得益于“入”与“出”二字。他们的“入”是视师古人作为一种“蒙养之功”，一种内修。“入”是手段，“出”才是目的。他们的“出”是走出传统，确立以天地为师友的创作途径，探索与实践的目的是“传统我用”。王国维先生说过：“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诗与画同理，少梅与钝夫共同追求“出”而观之，“师古人”亦师造化，广收博取，南北兼容，中正平和，其作品大多体现着天真与苍茫、单纯与丰富、传统与现代的辩证理念，给人以意境深远、耐人寻味的艺术享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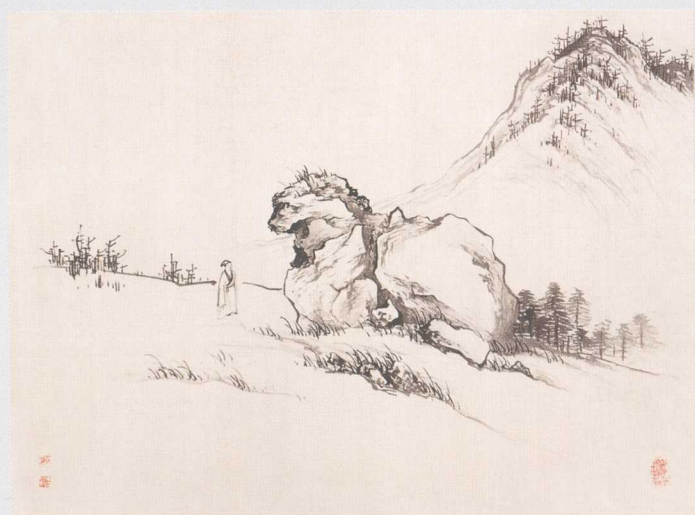
今天，那些20世纪名噪一时的“书画名家”已渐行渐远，有的背影已变得模糊不清，而陈少梅和彭钝夫，由于他们作品的美学魅力和人格魅力，使他们的作品和艺术理念直入当代学人的视野，他们的身影不但清晰可辨，而且越来越高，他们对中国绘画发展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同，但他们的书法脉络和画作的意境是一致的。（见图）少梅和钝夫所走过的艺术道路和所取得的成功，都得益于“入”与“出”二字。他们的“入”是视师古人作为一种“蒙养之功”，一种内修。“入”是手段，“出”才是目的。他们的“出”是走出传统，确立以天地为师友的创作途径，探索与实践的目的是“传统我用”。王国维先生说过：“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诗与画同理，少梅与钝夫共同追求“出”而观之，“师古人”亦师造化，广收博取，南北兼容，中正平和，其作品大多体现着天真与苍茫、单纯与丰富、传统与现代的辩证理念，给人以意境深远、耐人寻味的艺术享受。

今天，那些20世纪名噪一时的“书画名家”已渐行渐远，有的背影已变得模糊不清，而陈少梅和彭钝夫，由于他们作品的美学魅力和人格魅力，使他们的作品和艺术理念直入当代学人的视野，他们的身影不但清晰可辨，而且越来越高，他们对中国绘画发展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送归燕 彭钝夫



切磋成大雅 笔墨传千秋

——彭钝夫收藏陈少梅的画作及画稿(1934—1940)



携童探幽图 陈少梅